

## 「買得起的藝術展」



黛西札記  
李夢

三月巴塞爾藝術展以及藝術中環之後，香港的藝術市場並未停止熱鬧：先是M+、香港故宮和香港藝術館各自有特色展覽開幕，又有蘇富比和佳士得等拍賣預展登場，上周末，又週上一連四日「買得起的藝術展」(Affordable Art Fair)，慶祝其來到香港的第十個年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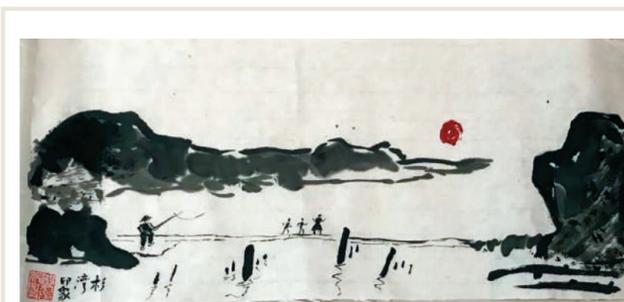
顧名思義，「買得起的藝術展」挑選展品及營銷推廣的關鍵，在於評估藝術品的定價是否為大眾所接納。現場所見，展品定價大多在一千港元至數萬港元之間，最貴的展品也不會超過十萬港元。對於聽多了拍賣市場天價藝術品動輒數千萬乃至上億元定價的你我來說，見到如此平宜的價格，免不了會動心，挑選數件帶回去贈送朋友或裝飾房間呢。這也正是該藝術展創辦人的初衷：只要喜歡創作並樂意表達，人人都是藝術家，人人都可以購買藝術品並建立自己的獨特收藏。

今年第十屆「買得起的藝術展」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辦，共有來自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的九十多間畫廊參展，其中香港畫廊佔近一半，另外還有來自日本、東南亞和歐洲等地的參展商。遠道參展的畫廊並不算多，或與疫後全球經濟仍未完全恢復有關。但今年也有不少畫廊和藝術家首次參展，有些看重香港東西文化交融的特質，有些亦希望以香港為平台，與內地藝術品藏家建立關聯。除了畫廊參展，展會現場亦配合十周年安排了特別展區及親子繪畫空間等，為整個展會帶來更豐富的面向。在筆者看來，「買得起的藝術展」未來如欲進一步拓展市場並吸引客戶，或許不能僅僅以「平價」作為招徠的理由。

我們固然知道藝術是人人皆可觀賞、親近及收藏，但如果只用「買得起」作為標準，恐怕很難幫助市民公眾尤其是初初接觸藝術的人們明白藝術品真正的美感和價值。藝術品的評價標準固然不同，「好」或「不好」也無法僅僅依靠價格或是藝術家的名氣來衡量，但身為藝術文化從業者，有責任透過美育和藝術教育等工作，幫助公眾推開步入藝術世界的那扇門，而非見到巴塞爾的展品便驚訝「好貴價」、來到「買得起的藝術展」只知評價「這些作品便宜，我也買得起」吧。這些，或值得藝術展會的策展方深思，畢竟，商業與藝術之間的關係實在微妙。

另外還有來自日本、東南亞和歐洲等地的參展商。遠道參展的畫廊並不算多，或與疫後全球經濟仍未完全恢復有關。但今年也有不少畫廊和藝術家首次參展，有些看重香港東西文化交融的特質，有些亦希望以香港為平台，與內地藝術品藏家建立關聯。除了畫廊參展，展會現場亦配合十周年安排了特別展區及親子繪畫空間等，為整個展會帶來更豐富的面向。在筆者看來，「買得起的藝術展」未來如欲進一步拓展市場並吸引客戶，或許不能僅僅以「平價」作為招徠的理由。

我們固然知道藝術是人人皆可觀賞、親近及收藏，但如果只用「買得起」作為標準，恐怕很難幫助市民公眾尤其是初初接觸藝術的人們明白藝術品真正的美感和價值。藝術品的評價標準固然不同，「好」或「不好」也無法僅僅依靠價格或是藝術家的名氣來衡量，但身為藝術文化從業者，有責任透過美育和藝術教育等工作，幫助公眾推開步入藝術世界的那扇門，而非見到巴塞爾的展品便驚訝「好貴價」、來到「買得起的藝術展」只知評價「這些作品便宜，我也買得起」吧。這些，或值得藝術展會的策展方深思，畢竟，商業與藝術之間的關係實在微妙。



## 欣澳印象

一灣黃昏水，淡淡杉影舒。  
獨釣魚兒靜，聞人愛晚殊。

文、圖：鄭紀農

## 捕捉孤獨的獵手



燈下集  
陳德錦

對於卡森·麥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其人其書，曾有一種難言的失落感。起始於多年前沒有把她的《心是孤獨的獵手》一口氣讀完，感受零散。此後也看了她的中短篇，無論如何，對她這部問世之作不可能有完整的看法。年前總算把書讀完，最後一章敘述某一天，當中心人物突然亡故，他的朋友回顧過去，各自苦悶落寞，前景茫茫。卡森寫情敘筆調冷靜、詩意濃厚，耐人尋味。近讀她的自傳《照明與眩光》，更覺其天賦異稟名傳不虛。

《心是孤獨的獵手》初名《啞巴》，卡森先寫了故事綱領，詳細介紹每個人物，並在這個框架內構思寫作，其間不斷修改。卡森忠於一己體會，卻被靈感煎熬而無從落筆。然而一旦醞釀成熟，零碎的色塊便組成了巨幅的畫面，單調的音符匯成交響的樂章。得佩服的是，卡森年紀輕輕，已能為每個人物作出深入的「精神分析」，卻不讓它們停留在概念階段，而是耐心等待一個情境、一種方式、一個爆發點，將人物的心理以形象以事件表現出來。論者都驚訝，何以二十歲左右履歷不多的卡森對社會和人性有這樣深刻的透視，成為表現孤獨主題的聖手。她的觀察力不是修畢幾堂「創意寫作」課能學來的。

卡森的小說背景在美國南方一個小鎮，其中有五個主要人物：有音樂天才初解人事的少女凱利(或許是卡森自況)、鯉居失意的酒館主人比夫、爭取黑人民權的醫生柯普蘭、激進的酗酒工人傑克，以及內心隱秘的啞巴辛格。前面四人各

有情結，卻把辛格當作傾訴者；辛格本人又常沉默不語，彷彿某些論者所認為，是一個對人間悲苦沉默不言的上帝。

卡森把一眾人融聚在一個小社群裏，既以全知視角布置故事骨幹，又以第三人稱視角進入個別人物的世界，描畫他們日常生活、夢想和悲歡。因此她仰慕像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十九世紀作家，便不令人感到意外。她不太喜愛伍爾芙，因此雖也同屬心理派小說家卻不是意識流作家。也許她不及另一位南方作家福克納博大深廣，但也沒有福克納的晦澀難懂。卡森其後寫成《婚禮的成員》和《傷心咖啡館之歌》，創造力不減，但因健康惡化，未及看到《金色眼睛的映像》搬上銀幕便去世，可謂天妒英才。

卡森與丈夫里夫斯早婚，兩人雖說不上是怨偶，但曾經離異而又復合。卡森在文學上的成功似乎不利於彼此的感情，她有太多的文學夥伴，戲劇家威廉斯是其中的一位。她也有更多親密的朋友，有男有女。里夫斯有志成為作家，二戰時在歐洲服役，與卡森離婚後再彼此通信，關懷備至。然而戰場的經歷是另一番筆墨，里夫斯在信裏說：「我離死亡越近，越理解死亡，就越熱愛生命。」可是受傷退役的里夫斯患了嚴重的抑鬱症，以自殺終身。

辛格、凱利、柯普蘭、比夫、傑克，在卡森的故事裏雖多挫敗，卻成為歷久常青詮釋「孤獨」的藝術形象。但藝術可以無憾而人生總必有憾。卡森畢生之憾，也許是未能獲得更高的名聲甚或克服各種病痛，而是無法調解里夫斯的抑鬱，如同她以最大的同情去解開筆下人物的心結。



## 「機械植物」

位於中環的大館舉辦五周年系列慶祝活動，當中《奇幻森林動毛蟲》花園巨型「機械植物」裝置率先亮相。該花園將自然、藝術和科技結合，利用多個由布料及氣體製成的軟體機械人，構成繽紛夢幻的場景，透過光影、色彩和聲音裝置，讓觀眾與「機械植物」互動，感受大自然與科技，沉浸在充滿喜悅與玩味的奇妙空間。

中新社

## 指尖傳情



英倫漫話  
江恆

在倫敦市中心聖潘克拉斯國際火車站，我不止一次遇到如下場景：隨着一陣陣悠揚的鋼琴聲，形色匆匆的人們突然放慢腳步，逐漸向琴聲那裏靠攏並靜靜駐足聆聽，那一刻時間彷彿凝固，世界只屬於那位演奏者。

終於有一次，我也和其他人一樣滿懷好奇地圍上去，近距離欣賞了被自己錯過多次的演奏。眼前彈琴者是一位年輕女孩，她身旁擺放着一件手拉行李，看得出是一位過客，而她彈奏的是一架深色直立式鋼琴，琴身略顯陳舊，但音色純正，尤其是那玻璃般清脆的高音，明亮悅耳，激盪人心。當最後一曲彈奏完畢，四周響起掌聲，女孩也起身禮貌地向大家致意，隨後拖着行李箱消失在人潮中。此後我又圍觀了幾次這樣的演奏，雖然每次演奏者各不相同，水平也參差不齊，但那悅耳琴聲給人的感受都同樣美妙。

在我的認知中，一些公共場所常有商家擺放的鋼琴，除有裝飾效果外，也供遊人消遣，不論你琴藝如何都可小試身手，倫敦火車站的這架鋼琴也概莫如此。然而，二〇一九年英國廣播公司(BBC)播出的一篇老人與鋼琴的報道，卻完全顛覆了我的想像，原來這架每天被無數人彈奏的鋼琴，並非「共享」那麼簡單，其背後竟有着溫暖感人的故事，令我對再普通不過的鋼琴另眼相看。

一切要從英國老人丹尼斯·羅賓森說起，當時已九十歲高齡的他，每逢周一和周五都會花三十分鐘的時間，從倫敦南部搭火車趕到聖潘克拉斯國際火車站，他的行程只有一個目的：奔往那架深色直立式鋼琴，然後坐下來開始他當天的演奏。他之所以多年堅持如此，皆因鋼琴是他的妻子黛安於生前捐贈給火車站的，而自從黛安去世之後，去火車站彈奏鋼琴便成了他最大的精神寄託。在他看來，此舉除了能夠思念故人，更重要的是有一群每天都一樣卻又同樣欣賞他音樂的觀眾，當中甚至包括了倫敦西區著名歌手塞利·奧康納，兩人合作彈奏的《在彩虹上方》(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還被路人拍攝並上傳至網絡，得到超高的點擊率，大家紛紛為老人的樂觀精神點讚。

實際上，黛安當初向火車站捐贈鋼琴並非突發奇想，而是響應一項名叫「彈我吧，我是你的」(Play me, I am yours)公益活動的號召，用該活動創辦人、英國藝術家盧克·傑拉姆的話說，「放置一架鋼琴在一個公共空間裏是一個催化劑，可以讓城市中許多看不見的群體大聲地交流。」在他的倡議下，英國人紛紛捐出自己的二手鋼琴，將它們擺放到火車站、機場、廣場甚至公園等公共場所，僅倫敦就有超過五十架，即使在偏遠的街區也能找到。明星和藝術家們的參與也為活動增添了活力。二〇一六年，英國國寶級歌手及作曲家埃爾頓·約翰(Elton John)，為聖潘克拉斯國際火車站捐贈一架雅馬哈鋼琴，並在上面留下親筆簽名：「享受這架鋼琴吧，這是一份禮物」，他之後進行的現場演奏，將活動的氣氛推向高潮。

自二〇〇八年活動發起至今，全世界範圍內有超過六十五個城市的街頭，放置了二千多架二手鋼琴供大家彈奏，人們可以登陸活動的官網查詢鋼琴的具體分布。在二〇一五年五月，該活動也來到香港，當時全港多個地區擺放了由幾位本地設計師裝飾過的十多架鋼琴，吸引了大批市民以琴會友，共襄盛舉。

據傑拉姆本人憶述，創辦該公益活動是受兩個因素啟發。一個是二〇〇三年在「音樂之鄉」謝菲爾德發生的真事，有一位名叫道格·皮爾曼的

學生自己無法獨立將一架二手鋼琴搬到樓上的新公寓，於是就把鋼琴留在了街邊。但他並不想將其遺棄，為了防止雨淋日曬，他特意在鋼琴上方釘上篷布加以保護，同時搬來一把椅子並擺放一個牌子，上面寫道：「希望大家能像在家中一樣，可以隨意坐下彈奏一曲。」傑拉姆覺得這樣的創意實在迷人。

另一個是來自於傑拉姆的親身經歷。有一次他發現，每個禮拜他都會去的一間自助洗衣店，總是會遇到同樣的那幾個人，但是大家形同陌路，彼此從不交談。怎麼樣才可以鼓勵陌生人進行對話？或許音樂能成為人們的共通語言。正如他後來在紐約時報廣場舉辦活動時所說，鋼琴猶如一塊空白畫布，不僅點綴了城市，人人都可以在其上展示自己的藝術想像力。「任何人都可以即興彈奏一曲，你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互不相識的人在街頭鋼琴前切磋技藝。」這無疑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自由表達自己並與他人交流的機會。

在更多人看來，這些鋼琴不僅有助於打破隔閡，還為生活增添了色彩，試想一下，在車站或機場漫長又乏味的等待中，欣賞現場音樂是多麼令人驚喜，而那些懂得樂器的人面對鋼琴又怎能無動於衷。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有關公益活動中將鋼琴捐贈給當地學校和社區音樂團體，對於貧窮家庭的孩子來說，也許因此改寫了命運。就像電影《海上鋼琴師》中的說的那樣，鋼琴只有八十八個鍵，卻可以奏出無限的樂章。



▲二〇一五年，街頭鋼琴活動「彈我吧，我是你的」(Play me, I am yours)在中環PMQ舉行。

## 現在的孩子還有機會「撒野」嗎？



自由談  
吳白丁

一歲半的兒子現正在香港的一家久負盛名的早教學校上課，課上老師會訓練孩子聽懂指令，坐正聽老師講故事，背手起立唱歌前，甚至在口琴取消前，孩子必須戴好口罩才能上課，否則就要被「請」出教室，直到把口鼻蒙住。如果孩子上課哭鬧，也會被老師「特殊對待」，直到情緒平復下來才能回到教室繼續上課。

作為寵兒心切的新手媽媽，看到孩子被下規矩、被「冷靜」，總覺得有些不太人性化。另一方面，又覺得這是孩子接受社會化、進入學校生活而必須邁出的第一步。

幾天前，孩子外婆趕來港探親。交流起成長教育時，外婆有些感慨，現在的孩子還有機會「撒野」嗎？

外婆講起孩子外公兒時的故事。外公出生在東北的農村，小時候貪玩，借着上山砍柴的功夫，和小夥伴出去摸鳥、爬樹，忘記了時間，更把「任務」拋在腦後。抬頭一看天要黑了，於是抓着一個大樹枝，來不及打成一捆一捆的柴火，就拖着比身子還長還寬的樹枝瘋也似的跑下山回家，把大樹枝留給大哥大姐「交差」。外公的大哥大姐笑道，剛剛抬頭看見遠處的山路上揚起一溜灰，原來是你拖着大樹枝跑下來。

外公十八歲考上大學，又到北京工作，如今，他在城市生活的年頭遠遠長於在農村的十八年。看到外孫在香港出生、「上學」，一方面感嘆現在的孩子真幸福，一方面又隱隱擔憂，城市的生活，能否讓孩子體會到「撒野」的快樂。

外公眼裏的「撒野」，不是孩子的無理取鬧，也不是撒潑打滾，而是讓孩

子在沒有「這規矩、那規矩」的束縛下恣意地玩耍，親近自然。記得我小時，每到周末，他就帶我去北京郊區爬「野山」、下「野河」摸魚，還去水庫游泳；每逢寒暑假，就把我帶回他的農村老家，陪老家親戚上山放蠶採蘑菇，到山泉小溪間洗衣洗菜，有時還能坐着牛車去縣城裏「趕集」……種種經歷，似乎映射的是根植在漢民族基因裏的鄉土情懷。

其實香港「撒野」的地方很多啊，數不清的行山徑風景秀麗，觸手可及的碧海白沙羨煞內陸長大的人，粵港澳大灣區豐富的親子樂園、動物園、海洋館讓孩子大開眼界，世界各地旅遊更是暢通無阻……這些都是香港在中央關懷下擁有的不可比擬的優勢。而學校教授孩子成為守規矩的世界人，那只是個體成長的一部分。至於「撒野」，是家庭的自留地。